

罗刹夫人

女中英杰·侠骨柔肠

朱贞木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5

下



罗刹夫人(上册)/朱贞木 著

责任编辑:高 巴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45号内)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8.75

插 页:3

字 数:185,000

版 次: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087—3/I·83

定 价:3.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诡奇的故事，平庸的“悲剧”

——读《罗刹夫人》

徐斯年

好奇，大概确是人类的天性。儿童不必说，就是成年人，何尝能够例外？鲁迅就喜欢看反映异域风光的电影，因为他估计在有生之年里，是不可能到那些地方去亲身经历的；他还常看《绿野仙踪》之类童话、神话片，因为这不仅是纯粹的娱乐、休息，而且可以使人暂时忘却周围那个恶浊的世界。好奇心，是人们探求无限的外部世界及其规律的一种动力，也是人们求得内部世界的充实和平衡的一个契机。

你可别看不起通俗文学。一些杰出的通俗的文学作家，特别善于利用人们好奇的天性，使各个层次的读者，都对他的作品发生兴趣（尽管有些高雅读者羞于承认这一点）。这本书吸引你的，首先也是一个“奇”字。

戒备森严的国公府里，黔国公沐启元的头颅怎么会不翼而飞？“猿国之王”的罗刹夫人，为什么斗巨蟒，救土司，却又不肯放人？沐二公子中计被擒，当了试飞刀的活靶，性命如何？滇西有了这么多的“罗刹”，滇西又从那儿蹦出来个“货真价实”的“罗刹女尼”？神力无穷的人猿、凶暴而又驯顺的猛虎，何以竟会全部失踪？……作者很会设置悬念，制造波澜，编织出情节离奇，变化多端的故事。作者还善于处理戏

剧性场面，如第十四章铁面观音石师太，率小罗刹夫人残杀秃老左全家一十九口，大报积年旧仇；第二十一章罗刹夫人计挫飞马寨“鸿门宴”，都是极有声色的精采文章。朱贞木之前，北有赵焕亭，也以平“苗乱”为题材，写过《奇侠精忠传》；南有顾明道，曾撰《怪侠》一书，亦涉及蛮荒异域，蛇女狮窟，但在上述艺术技巧方面，他们都不如朱贞木。

朱贞木的作品，总体结构相当严整，在当时的武侠小说中，也比较突出。诚然，如台湾叶洪生先生所批评的，他的缺点是滥用“独白说书”，犯了“兵家大忌”（见本书附录）。《罗刹夫人》中，这个缺点也很突出，第九章至十一章，桑芋翁的一大段“独白”里，又套着故罗刹夫人的一大段“独白”，以至标点起来，引号都不够用。然而，这几处“挖云补月”的穿插，从布局的角度看，又有增加情节曲折性和结构复杂性的好处，罗素素的一段故事更是十分动人。朱贞木和当时许多通俗小说作家一样，喜欢把几部作品写成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系列作品。这种设想无可非议，但将前一作品里的枝节，蔓延到后一部作品中来作结，象“夜擒红孩儿”一章那样，就完全成了赘笔。

应该承认，《罗刹夫人》的作者，还是一位想象力丰富、满肚子掌故逸闻的“杂家”。他的故事有一点史迹因由和古代“蛮荒”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作为客观依据，但他笔下的世界基本是个幻想世界。深山幽谷里的人猿王国，驭猿驱虎的神秘女杰；她的由“人”而“猿化”，复由“猿”而“人化”，一直“化”到武功绝众、才学满腹的经历……凡此种种，都像《博物志》式的逸闻，《山海经》式的幻境。作者还确实从这些古代典籍，直接引来一些神话传说里的异兽奇卉，用以点缀他

的幻想世界。云雾缭绕的绝壁深洞，秀丽挺拔的奇峰怪石，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其间飞驰着马形虎爪的“鹿蜀”（第十章），生长着叶如碧玉的“沙琅玕”（同上），其毒无比的“钩吻”（第廿九章）、能把生物变成“机器”的“押不芦”^①（第卅三章）……这一切，构成了虚虚实实，瑰异谲诡，灿烂炳焕的奇境。第九章所写的武当派嫡系传人张松溪，倒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事迹不仅见于《南雷文集》，而且载入《宁波府志》。不过，作者把他从四明山中“调”到云贵边境，决非为了再现历史，仍是让他把你带进“仙影崖”畔的那个“别有洞天”。

《罗刹夫人》之“奇”，还表现在人物形象的“诡异”。《白国因由》一段“罗刹”佛典，映照着书中正、副、死、生、真、假五个以“罗刹”为名的女中豪杰，真是“殊形诡制，各异其观”。作为全书主人公的罗刹夫人，是“匪首”又是“情种”，杀秃老左全家，何等心狠手辣；对自己所爱的人，又多么温情脉脉。她踪迹诡秘，莫知其端，甚至和沐天澜定情之后，在策划放土司、夺藏金的行动中，仍对他暗施狡计。然而，正如她那狰狞的人皮面具背后有着一副花容月貌一样，她的谎言谲行内面，是一颗“独善之中寓兼善”的“大心”。桑苧翁说她是个“濡不失正，智不悖理”的“性情中人”，最能“勘破梦境”，又最能“制造趣梦”，正道出了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意图，这个意图是完成得较好的。

作者懂得一点作为美学范畴的“丑”与“美”的辩证关系。他曾师法还珠楼主（李寿民），据说后者非常欣赏宋人小令中的两句词：“鬼火一现，露出桃花面”^②，认为只有与“桃花面”两相对比之下，才能更加显示出恶鬼的阴鸷。朱贞木写罗刹夫人，则从另一个方向运用了上述“若要咸，放点盐”

的艺术原则。罗刹夫人的诡谲，恰恰赋予她一种独特的形态美和性格美。遗憾的是作为男主人公的沐天澜，形象颇嫌苍白无力。尽管作者很想把他写成一位容貌英俊，武艺超群、满腹经纶的英雄，但是书中出现的实际形象，几乎成了个思想平庸，被“英雄”们争夺戏弄的“小白脸”。也许这是想“突出”罗刹夫人，结果却把她“拉”低了，欲扬之而反抑之，作者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艺术的辩证法。

《罗刹夫人》的艺术构思，较少粘着事实，而是“摆脱形模，凌虚结构”。它的风格，不同于当时以写实为主要倾向的宫白羽、王度庐，而接近于“大写意”派的还珠楼主。三、四十年代，通俗文学界有位难得的批评家，名叫徐国楨，他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神怪作品，和现实世界隔离得非常遥远，故事的基础，不是建立在人间社会，而是建立在仙佛、妖魔鬼怪、鸟兽虫鱼混合而成的一个不成其社会的世外社会上面。”《罗刹夫人》在写“世外社会”方面与之相近，但作者笔下的人物并非仙佛妖魔，因此他的“世外社会”又并不是纯乎超现实的神话世界。他还特别写入张松溪“仙道无凭”一段故事，否定了武术顶峰可以达到“练神化虚，脱俗成仙”的说法。

作为艺术作品，写神怪仙佛的不见得就是“宣传迷信”，不写神怪仙佛的也不一定就“观念正确”。从这个角度看，“仙道无凭”便是作者为自己的艺术幻想所设的一个“刻度”。“技击派”武侠小说不能不写武功，而武功技击是人力、人事，不是“仙力”、“神事”。三十年代文公直所写的《碧血丹心大侠传》里，超现实的“剑仙”与现实的“侠客”共处于同一事件之中，前者长生不老，能知过去未来，法术战无不胜。既然有

了能够解决人世各种争斗的“仙佛道”，那么只能解决局部问题的“侠义道”岂不成了可有可无的傀儡？还珠楼主大概考虑过这个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他在《蜀山》等书中就干脆抛开“人间世”，去写他那完全虚幻的超现实世界和玄妙莫测的神魔斗法。朱贞木大概也考虑过这个问题，看来他还缺乏还珠楼主那种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收纵自如的笔力，以及熔儒、释、道于一炉的玄理玄思。他为自己所设的“度”，使他避免了文公直所曾陷入的矛盾，也暴露了他和还珠楼主之间的差距。

人们为什么离不开文艺呢？学者们说，因为大家都有四种心理需要：（一）追求真理的需要；（二）追求理想的完美的境界的需要；（三）追求尽可能多的“可能性世界”（包括虚幻世界）的需要；（四）追求快乐的需要。好的武侠小说在满足后两种需要的同时，或多或少地也能满足前两种需要，这里最能显示出作者思想观念的高下深浅。

《罗刹夫人》以镇压苗乱和白莲教之乱为经，以爱情纠葛为纬。前一方面，作者虽也认为腐败统治是致乱之源，但明显地表现出民族歧视和偏见。不过，他所着重表现的，是“情”。

在写情方面，作者借桑苧翁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什么叫野合？太史公说孔夫子还是野合的产品哩”。“世上本来只有人欲，不闲礼防，一决即溃。”虽然还是王充、李贽一派反礼教、反道学的观念，但比前期若干作家“发乎情，止乎礼”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在描写罗幽兰（女罗刹）、罗刹夫人和沐天澜的爱情关系时，他强调“情”的力量能够使人弃恶从善，足以冲决“世俗礼法的巨网”。特别是写罗刹夫人内心的“天人

交战”(第廿二章),相当深刻感人,体现了一定的悲剧精神。

作者声称,沐天澜和罗幽兰的故事,也是一个“悲剧中的奇剧”,然而他在这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企图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关系,表现爱情和世俗礼法的斗争,以及人物内心的负罪感和爱欲的斗争。然而,沐天澜对罗幽兰的爱,并未因得知她的真实身份而发生动摇;他的兄嫂理解这对情侣的苦衷,并且愉快地承认了那位事实上的弟媳;老岳丈桑荃翁甚至对他们的“野合”作了那么高的“评价”。于是,作者所想表现的“斗争”,既失去了外在的依据,也消弥了内在的可能。读者看到的是,罗幽兰凭借她那善承人意的小机巧,顺顺流流地当上了锦衣玉食的沐府少奶奶。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又影响到全作的总体构思和格调。从对罗刹夫人内心矛盾和痛苦的着意刻划来看,作者本来也有意把这三个“欢喜冤家”的爱情纠葛,渲染为悲剧性的“奇剧”。但是,罗幽兰对罗刹夫人有一条“既定方针”:为保“安富尊荣”而“扩充羽毛物色人才”;让她“有了归宿,也和我一般,做不出什么泼天大事来了。”沐天澜则言听计从,甘做这条“美男计”的诱饵。相比之下,使人不能不叹息罗刹夫人的“情”,未免有点所用非人。体现在她身上的悲剧精神,也就削弱了崇高性。尽管作者后来使沐天澜、罗幽兰的“精神境界”上升到了不作“忘情负义的人”的“高度”,让他们接受了罗刹夫人“不问世事,偕隐山林”,“开辟桃源乐土的大计划”,但用一个“情”字来美化“娥英兼美”、一夫多妻的庸俗思想,只会亵渎“情”之高洁,而“偕隐山林”又是变相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几乎使悲剧精神丧失殆尽,它所反映的,是作者思想观念的平庸。

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成熟期。以“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宫竹心）、郑证因、王度庐为标志，出现了风格各异的多种流派，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艺术技巧上，都比“南向北赵”阶段有了重大的发展^④（“南向”，指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北赵”，指玉田赵焕亭）。白羽的作品对社会人生具有相当深刻的批判精神，被认为开创了“现代社会武侠小说”的新类型；王度庐以独特的悲剧构思，致力于表现“个人”和“社会”的斗争，展示人性的复杂、矛盾，则被认为开创了“现代侠情小说”的新类型。朱贞木的创作也反映着这一时期的总趋势，然而较之上述作家，毕竟稍逊一筹。

我至今尚未见到关于朱贞木生平的文献资料。除了知道他是绍兴人之外，只听说他曾与还珠楼主在同一邮政局供职，解放前后在北京开过饭店。根据后一线索，还去查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卡，但是一无所获。估计五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已经逝世，就是迁往别处了。他的著作，除本书附录所录诸种外，据我所知，还有《塔儿岗》、《玉龙岗》、《庶人剑》、《闯王外传》、《翼王传》五种；后二种，叶洪生先生亦未列入。



“内人连夜奔赴昆明，想赶在女罗刹前面下手。”



那边木板上嚓嚓连响，众人目不暇接。

目 录

诡奇的故事，平庸的“悲剧” 徐斯年 1

——读《罗刹夫人》

第一章	爵邸丧元戎	1
第二章	荒山逢巨寇	13
第三章	巧遇女罗刹	25
第四章	英雌黑里俏	35
第五章	夜擒红孩儿	44
第六章	昇龙湖传警	57
第七章	五十勇士失踪之迷	67
第八章	罗刹夫人初现	79
第九章	桑苧翁谈往事	99
第十章	仙影崖的秘径	115
第十一章	仙道无凭	126
第十二章	玉狮子	140
第十三章	猿国之王	165
第十四章	铁面观音石师太	178
第十五章	美男计	192
第十六章	插枪岩宝藏	209

第十七章	铁瓮谷	222
第十八章	色授魂与	238
第十九章	玫瑰与海棠	257
第二十章	胭脂虎	269
第廿一章	活宝	290
第廿二章	有情天地	307
第廿三章	肚内的秘密	329
第廿四章	罗刹神话	348
第廿五章	世外桃源	369
第廿六章	九尾天狐	387
第廿七章	火狱	400
第廿八章	一箭了恩仇	430
第廿九章	幸不辱命	450
第卅章	金驼之劫	468
第卅一章	失宝	485
第卅二章	风魔岭	501
第卅三章	真相大白	516
朱贞木作品分卷说明	 叶洪生	535

第 20 章

胭脂虎

独角龙王夫妇失掉了全部密藏黄金，宛如失掉了自己生命；尤其是映红夫人，毕竟女人心窄，到了第二天，犹自失神落魄，举动失常。她兄弟禄洪，暗地劝解，也没有法子把失去的万两黄金完璧而归，比较上还是龙土司经过一夜安息，似乎精神略振，召集金驼寨头目分派了几档事，便到金翅鹏养病屋内慰问，和老和尚无住禅师周旋了一下。

这时金翅鹏经无住禅师用独门秘药，内服外敷，居然把蟒毒提净，神志已经回复；不过气弱体软，头上满包药布，躺在床上不能张目张嘴。听到龙土司口音，便知安然生还，心里也是快慰。可是龙土司怎样能安然生还和各节细情，无住禅师不过略知大概，病中的金翅鹏，当然是不明细节。

龙土司一看到金翅鹏受伤得这样惨重，心里难到万分，也不敢对他细说经过，安慰了一番，回到内寨正屋来；和沐天

澜、罗幽兰、禄洪谈论罗刹夫人的来历。龙土司谈虎色变，他口口声声的说：“滇南有了这位女魔王，恐怕早晚还要闹出花样来。”

沐天澜夫妇心里有数，在龙土司禄洪面前，却未便把罗刹夫人的细情说出，两人只心里盘算，怎样托词儿回昆明去。因为龙土司虽然救回，自己不共戴天之仇近在咫尺，尚未伸手报仇，这样告辞实在难于说词。其中难言之隐，又未便向龙土司等细说。事有凑巧，在前寨头目飞步进来禀报，说是：“石屏知州吴度中、守备岑刚，得知土司脱险归来，专诚前来慰问；又知沐天澜公子到此，顺便拜会，已在寨前下马。”

原来这一文一武，算是石屏州的朝廷命官，说起来金驼寨离石屏州城只二三十里地，还是石屏州的辖境。不过吴知州出名的糊涂虫，终日在醉乡，把守备岑刚当作瞎子的明杖。因为岑刚是苗族，和新平飞马寨土司岑猛是一族。早年从征有功，派在石屏州充任守备，手下也有一百几十名士兵。

从金驼寨到石屏城去，中间大路上有一处关隘，地名五郎沟，是岑刚的辖地，常川派兵驻守。因为吴知州软弱无能，事事都由岑守备摆布；岑刚又是苗族，周旋各苗族之间非岑刚不可，因此岑刚算是石屏州的一个人物了。岑刚虽然自命不凡，对于雄踞金驼寨的龙土司，平时却异常恭顺，不敢轻捋虎须。

龙土司心目中只有一位沐公爷，对于石屏的一个小小知州，和一个微末前程的守备，原没摆在心上。这时听得吴知州岑守备同来拜会，只淡淡的吩咐一声：“前寨待茶。”是否出去相见，似乎意思之间还未决定。沐天澜一问吴岑两人来历，

龙土司略说所以，话里面提到岑守备是飞马寨岑猛同族，驻守五郎沟的话。沐天澜听得心里一动，猛地想起象鼻冲岭上偷听黑牡丹、岑猛两人的话，便提到五郎沟的地名。又想到罗刹夫人嘴上透露的消息，似乎此刻两人突来拜会，吴知州既然出名的糊涂虫，又是汉人，无庸注意；倒是这位小小的石屏守备，却有留神的必要。自己心里的意思，一时不便向龙土司说明，便说：“吴知州、岑守备既然专诚拜会，也是一番好意，不便冷落他们，我陪龙叔出去周旋一下好了。”于是龙土司、沐天澜在几个头目护侍之下，走向外寨待客之所，和吴知州、岑守备相见。

一见吴知州是个猥琐人物，岑守备却长得凶眉怒目，满脸桀骜不驯之态；处处却又假充斯文，伪作恭顺，两只贼眼不住的向沐天澜偷偷打量。宾主寒暄一阵之后，岑守备招手唤进一名精悍苗汉，向沐天澜说：“这人是新平飞马寨头目，今天骑着快马赶到五郎沟，说是奉岑土司所差，有急事求见二公子；特地把他带来，请二公子一问便知。”

岑守备说毕，飞马寨头目进来单膝点地，向沐天澜报告道：“前晚我家岑土司带着几名头目，从别处打猎回寨，路经老鲁关相近官道，救回一名受伤的军爷，从这人口中探出是昆明沐公府家将。奉世袭少公爷所差，赶赴金驼寨请二公子火速回府，商议要事。身上少公爷亲笔书信和衣服银两马匹，统被强人劫去；双拳难敌四手，身上受了重伤，昏倒路旁，这位军爷说了几句以后，又昏迷过去。

“吾家岑土司一看此人伤势过重，性命难保，派俺飞马到此禀报；又命俺探明二公子动身准期，立刻飞马回报。二公子回昆明定必经过老鲁关，新平离那边不远，吾家土司还要

亲自迎接二公子到飞马寨款待，再护送二公子出境哩。”

沐天澜听了这番话，暗暗惊疑，面上却不露出来；点头道：“我久仰岑土司英名，来的时候贪赶路程，没有顺路拜望你家土司，难得他这番盛意，太使我感激了！你先到外面候信，我决定了动身日期，定必差人知会，使你可以回去销差。不过岑土司美意迎送，不敢当，替我道谢好了。”

沐天澜说毕，飞马寨头目退出门外，沐天澜暗暗留神岑守备时，看他面上似有喜色。故意向他说：“先父在世时，常常谈到岑土司英勇出众，这次回去倘然能够会面，足慰平生仰慕之愿。”

岑守备立时指手划脚的说道：“沐二公子回昆明去，原是顺路，顺便到岑土司那儿盘桓一下，使飞马寨的人们借此得展仰二公子的英姿，岑土司面上也有光荣。大约尊府也没有什么急事，二公子不必三心二意，准定先到飞马寨歇马，然后由飞马寨回昆明好了。”

岑守备极力怂恿到飞马寨观光，沐天澜微笑点头，好象对于岑守备的话，大为嘉许，大家又谈了一阵。吴知州、岑守备看出龙土司淡淡的不大说话，知他身遭大险，身体尚未复原，便起身告辞。龙土司、沐天澜送走了吴知州、岑守备，回到内寨，龙土司摇着头说：“二公子休把飞马寨岑胡子当作好人（岑猛满脸虬髯，绰号‘岑胡子’），滇南没有我龙某，他早已领头造反了。”

沐天澜笑道：“小侄何尝不知道，不过刚才在岑守备面前，不得不这样说便了。但是家兄派人叫我回去，虽然没有见着信件，也许家兄方面发生要事，不由我不暂先赶回去一趟。不过小侄心里存着几句话，此时不由我不说了。”